

义和团资料丛编

八国联军在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齐 鲁 书 社

义和团资料丛编
八国联军在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许逸凡等译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5印张 319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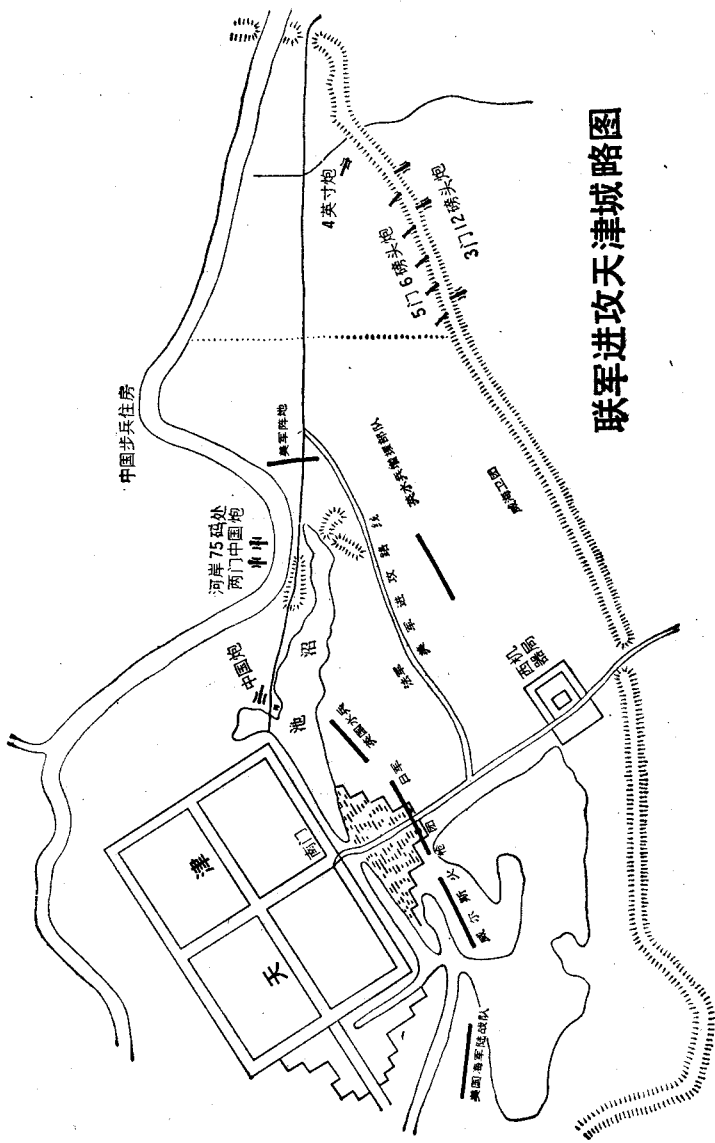
书号 11206·24 定价 1.70元

编译者说明

本书辑入《华北作战记》、《美军在华解围远征记》、《中国与联军》、《在华一年记》、《京津随军记》、《天津——插图本史纲》和《天津海关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等七种书的节录译文资料。内容主要是反映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在天津地区的侵略活动。此七种原书的作者或是侵略军成员，或是传教士，或是新闻记者，或是海关帮办，总之，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因此，他们的反动立场非常鲜明，书中有不少对义和团进行污蔑而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大肆吹嘘之处。但其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实录，它是帝国主义者在天津所犯种种侵略罪行的自供，同时也从反面和侧面反映了义和团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情况，所以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由于编译者水平有限，在翻译和内容的取舍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联军进攻天津城略图



目 录

《华北作战记》(节译).....	1
《美军在华解围远征记》(节译)	70
《中国与联军》(节译).....	173
《在华一年记》(节译).....	227
《津京随军记》(节译).....	244
《天津——插图本史纲》(节译).....	300
《天津海关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 十年调查报告书》(节译).....	430

《华北作战记》(节译)

(英)G·吉普斯 著

许逸凡 译

这篇资料是根据“别发图书公司”(Kelley and Walsh, Ltd.) 1901年出版的《The Fight in North China—up to the Fall of Tientsin City》一书翻译的。作者吉普斯(G. Gipps)是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Orlando)号准尉。他于一九〇〇年五月底随舰来天津参与侵略活动,至七月十四日天津城陷落时离去,本书就是他在这一期间的记录。在书的开头,作者对当时危机形势作概括说明后,就开始叙述五月底“奥兰度”号从厦门经威海卫来天津的过程,中间插入引自《天津指南》有关天津的介绍。随后,按时间顺序叙述从六月二日起在天津及其周围地区发生的战斗情况。重要战斗如:武备学堂之战、车站的战斗、大沽的战斗、东局子和西局子的战斗以及七月十三日天津的战斗等书中都有详尽的叙述。原书中插入《天津指南》有关天津介绍部分,因与义和团运动无关,现删去。对其他段落也略有删削。书中原附有地图四幅,

亦略去。

作者原序

在这本叙述英国海军积极参加的截止到天津城垣陷落以前的华北作战情况的小册子问世的时候，作者希望读者们能对其中任何偶然的错误予以适当的体谅。关于西摩尔海军中将援救北京的情况，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叙述过，所以本书中就不再包括这一部分的内容了。

G·吉普斯

中国的京城最早在一八六〇年十月曾被英法联军占领过。最近在与那次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又被各国联军占领。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〇〇年四十年来，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大抵都是由总理衙门（即中国的外交机关）出面处理的。这一期间的显著特点是发生过多起反对外国人的暴行。自从威妥玛、巴夏礼、洛奇以及他们的两名法国通译同事被中国人羁押以来，在中国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多次袭击外国侨民的事件。一八六八年，扬州基督教教会遭到毁坏，教士逃逸，仅以身免，一切损失，经过相当麻烦的交涉以后才得到赔偿。这次暴行之后，一系列袭击外侨事件连续发生，终于导致一八九五年的暴乱与大屠杀。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一八七〇年六月，天津发生了多起残酷的屠杀，天主教堂遭到袭击，有二十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以及法

国领事惨遭杀害。在无数起的暴乱中还有：一八七〇年毁坏佛山教堂，一八七八年袭击乌石山教会，一八八九年镇江暴乱，以及一八九〇年在龙水镇屠杀当地教徒等。一八九一年芜湖外国租界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同年，宜昌教会被摧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排外的怒火，因而在一八九四及一八九五年间暴乱风起云涌，杀害事件也有数起，其中较著名的有成都、花山和佛山事件，而花山屠杀是在中国发生的最野蛮的屠杀之一。这些暴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排外偏见，多半是由于官吏所采取的态度引起的：官吏们毫无顾忌地公开宣传他们对基督教蛮夷的憎恶。然而，预兆大祸即将来临的首次警报是去年^①十二月三十一日卜克斯被杀事件。卜克斯是被信奉“义和拳”的人杀死的。“义和拳”又称“义和团”，由于他们用了“拳头”的“拳”这个字眼，又简称为“拳民”^②。义和团似乎发源于山东，其后由山东蔓延到直隶境内，由南向北，当年传到保定府，并迅速向北发展。这是一种自然与超自然相结合的组织。它使二者结合得足以欺蒙受其宣传的大多数人。有什么能比求“神”问“仙”更灵验呢？义和团宣称他们受各种大小神灵的护佑，使他们能刀枪不入，并且当众试验，使成千上万的人们赞叹不已，惊为神奇。万一有的接受试验的青年人被距离两英尺的大炮轰成碎片，或者被刀剑切破肚皮，他们就说，这只能表明神明没有保护他的整个身体。试验虽失败，但道理还照旧能叫人信服。于是人们还是相当满意，跟以前一样地相信义和团，连死者的朋友能领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的人也是这样。

^① 指一八九九年。

^② “拳民”英语为 Boxer，意指“击拳者”，本书自始一直用 Boxer 称呼义和团，译文一律为“义和团”。

在这儿恰好有窦纳乐爵士今年一月五日从北京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的一封信，抄录如下：

“阁下：

最近几个月来，山东省遭到与各种秘密社团有联系的多股叛匪的骚扰，他们反抗官府，掠劫人民。最为罪恶昭彰的一种组织叫做‘义和团’，几乎直隶南部大部分地区均遭到他们的破坏。该地区的当地教徒遭受的不法掠夺比一般居民更为严重。山东、直隶两省的外国教会产业面临危险，已经由其他外国代表——特别是德国公使、美国公使——和我本人一再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上月初，山东巡抚毓贤奉旨离任，进京陛见，袁世凯将军被任命署理巡抚。将有关直隶南部骚乱事全部移交给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处理。关于中国对英国人在骚乱波及地区的生活和财产没有提供足够保护问题，英国驻津领事已多次向直隶总督表示不满。由于多次交涉，以及我本人数次和总理衙门书信往来的结果，中国政府已从军队中派出卫队对遭到危险的教会房产加以特殊保护。上月二十九日，我致函总理衙门提出警告：若不极力平定骚乱，恐将引起国际纠纷。本月二日收到由此地英国国教会史嘉乐主教转来的山东北部平阴教会的一封电报，由于我对山东北部的情况有相当了解，看后十分焦虑。这封电报说，该教会的卜克斯于十二月三十日在肥城县遭到三十名义和团的袭击，受了伤，并且被俘。我当即派助理华文秘书柯黉良君将这封电报的内容通知总理衙门，并且要求急电饬令山东巡抚采取措施处理叛匪，更当设法使卜克斯获得释放。

总理衙门的章京声称他们已获悉此次事件的消息，并且已电山东询问详情。他们答应把我的信件报告给总理衙门大臣，并且再电山东。他们还说，新任巡抚袁世凯已到山东省会，并

且接印视事。

第二天我亲自访问总理衙门，询问中国方面已采取何种措施，他们告诉我说：山东巡抚为了卜克斯的释放已采取了及时行动。然而，据当天早晨接到的山东巡抚的电报说，他们星夜派遣的代表驰赴出事地点后，发现卜克斯已于被俘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杀害。对此，他们深感遗憾。总理衙门已拟就公文，准备将此不幸消息通知我，并且代表中国政府表达遗憾之情。现在我荣幸地将该公文抄本随函送给阁下。另外，除该件所述的情况之外，我又获悉：这位不幸的人系被叛匪砍头致死，尸体投入沟渠中。

在与总理衙门大臣晤谈时，我除了表示接受他们表达的歉意之外，强调指出：重要的是尽力认真处理这次事件以证实诚意，并且防止类似事件在其他地区重演。

昨天，当总理衙门大臣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向使馆进行例行的新年拜会时，军机大臣王文韶通知我说，他奉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特旨，向我表示朝廷在听到这次暴乱事件后的深切关怀。他还说，已颁发一道上谕，飭令立即逮捕凶手，惩办失职官吏。

王军机大臣所提到的上谕已刊登在今天早晨的京报上，我荣幸地随函附送上该件的译文一件。

我荣幸地在昨天已将卜克斯遇害的消息以及我得到中国朝廷就此事来函的内容电告阁下。至于山东北部将来的局势，我认为遴选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实为充满希望之事。袁世凯曾任中国驻朝鲜官员^①多年，近年来又在天津附近主持训练约八千名

^① 商务参赞。

新军。这次，他宣称必须把全部新军随他调任，开赴山东。袁世凯处事果断，敢于用兵，每在紧急时刻当机立断，行动迅速，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期望他能够在他管辖的地区内成功地平定叛乱。

我在今晨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已提请总理衙门大臣注意，还有一些英国传教士居住在卜克斯遇害地区，并请总理衙门大臣深切理解必须对他们加以有效的保护。

然而，对他们的安全我并不太担心，因为相当时间以来，在各传教士的住宅已有护卫军队驻防保护了。不幸的受害者卜克斯是在没有护卫、乘手推车通过叛匪出没的乡村时被抓走的。

窦纳乐(签字)”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窦纳乐公使在当时并不认为情势严重，虽则从一些报纸刊登的侨民来信中已经预言必有动乱。到三月间，山东骚乱日渐蔓延，义和团广收门徒，并且，在官吏完全认可的情况下，日日在北京、天津近郊进行操练。外国公使联合致函中国政府，要求下令镇压在山东、直隶滋事的两个排外的秘密团体。但是总理衙门拒绝了公使们的请求。早在一月八日，窦纳乐爵士曾去天津对总督进行公事访问。总督阁下似乎也完全了解局势严重，但是他告诉窦纳乐公使说，对付义和团的困难之处在于义和团由一些小股农民组成，每一股不过三十人；官兵一到，这些小股农民立即分散，重新变成和平劳动的农民模样。在最近十天内，有两股曾于滋事现场被捕获，已经严厉地加以惩办——一些团众及两名首领均处以极刑。三月二十九日，捕获五名与卜克斯事件有关的罪犯，已经加以惩办，同时拨出一笔款项修建纪念教堂。整个四月，义和团组织继续

扩展，待五月一日前后扩展至北京时，义和团已经得到清朝王公贵族的扶植了。义和团总部设在皇城西北隅附近的庄王府内。义和团的最高而有权势的保护者乃是端王。端王是新立“大阿哥”的父亲，而他的意见慈禧太后似乎是言听计从的。从各方面看来可以说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在满蒙王族中，大部分人积极支持义和团，其余的人也一定是默许的，因为，似乎没有看到从任何有影响的方面提过一点抗议，或者即使有过，也消失在时代的普遍疯狂中了。消息不断传来说，义和团无视各省巡抚的谕示，继续在北京、天津附近广收门徒，进行操练。因而必须施以最强的压力，使清朝政府认识到若不对这些团体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处理，将有引起国际纠纷的危险。

五月十七日，法国公使报告说，义和团在离北京九十英里保定府附近的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六十一名天主教徒。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此后义和团进行一系列大屠杀的开端。到处传来袭击当地教徒和教堂的消息。

五月二十一日，外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对付办法。授权外交使团长以各国使节名义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大意谓外交使团根据朝廷已经颁发的谴责义和团活动的谕令提出以下的要求：凡印刷、发行、散发威胁外国人的揭帖者，凡支持与煽动义和团活动者，凡以房屋、庙宇供义和团作集会场所者，均当予以逮捕。同时还要求：一切犯纵火、谋杀、暴行等罪者，以及对义和团暴乱提供支援或指示者，均当处以死刑。最后，还要求将上述各项以谕令形式颁布于北京及华北各省。这份照会已及时递交总理衙门。

五月二十四日，中国一个副将带领一队骑兵于北京西南约五十英里的涞水附近中了埋伏，全体被歼。义和团的活动进展

终于引起广泛震惊，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对付义和团。

五月二十七日，索尔兹伯里侯爵打电报给窦纳乐爵士：“在你认为必要时，可以把海军卫队调来以保护〔在北京的〕欧洲人的生命安全。”五月二十九日海军上将打电报给海军部：“鉴于北京局势极不稳定，我已命‘奥兰度’号与‘阿尔及灵’号两舰驶赴大沽，一俟公使请求，即行登陆护卫。”

以上系对导致目前危机形势的一个简短的说明。

现在该谈到具体战斗方面的情况了。由于我是“奥兰度”舰的登陆部队的一员，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详细叙述发生在我周围的一些事情。然而，在同时，我也将插入别人告诉我的一些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以配合说明我们的行动。

“奥兰度”舰是从厦门开来的，上午十点钟到达威海卫。在驶向威海卫途中，我们遇见“阿尔及灵”号，舰上载有海军卫队，正驶往大沽。当我们进入港湾时，旗舰“百人长”号向我们发出信号，要我们在他们前边二链^①处抛锚停泊。我们开始照办，十一点三十分时，当我们正在开动绞车抛锚时，旗舰又发出信号，要我们起碇，准备下午三点入海。下午三点，我们从威海卫起航，驶向大沽。一路上，我们操练了登陆部队，并且把一切重型行军装备搬到甲板上，准备应急使用。五月三十日（星期三）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到达大沽，发现英舰“阿尔及灵”号已经到了那里。在那里的军舰还有俄国军舰：“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西瑟·威立基”号、“纳瓦林”号、“格勒米亚斯扎”号，以及两艘鱼雷快艇；美国军舰：“纽瓦克”号；

^① 链是海上测距单位。1链 = $\frac{1}{10}$ 海里 \approx 185米。

法国军舰：“笛卡特”号；意大利军舰：“爱尔巴”号。昌布尔上尉从“阿尔及灵”号来到我们舰上，对我们的上校舰长作出指示，并且告诉我们当天早晨已派出二十五名海军卫队登陆，正向天津进发。这时，从大沽开出一艘拖轮，我舰的海军陆战队做好登陆准备。四点，海力德上校带领五十名海军陆战队登轮驶往天津。与此同时，还命令二十五名水兵准备在第二天星期四早晨四点登陆。但是，到了九点三十分时，一艘拖轮带来一封塞纳乐爵士的电报，说“英国人的生命财产正在危险中，进驻北京的先头部队不得少于五百人”。于是，在十一点三十分，莱特上尉、费歇尔中尉、吉普斯准尉^①、斯坦雷准尉、泰勒准尉等带领六十五名水兵登上拖轮，驶往天津；我们离开时，冷极了，因而我们都极愿躲在前仓里。途中我们经过“阿尔及灵”号的旁边时，停了一下，让十名水手上船。这样，我们的队伍中就有官兵八十名，另外还有五名临时雇员。在深夜两点时，我们趁夜色的掩护通过大沽炮台，利用涨潮的时刻顺流前进。

这条河流的河口处相当宽阔，可是溯流而上，河道急遽转窄，到离河口约二十英里处，河道曲曲弯弯，河面就只有三四十码宽了。河水从上游带来大量泥土，因此河水呈褐黄色。河岸很低，草木茂密，而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可看到一个村庄。全省境内的乡村全是一抹平川，地势平坦，耕作精良，人烟稠密。河内木船、舢板、大木排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村内完全是土房，似乎仅有门，但无窗户。当我们经过时，村人都纷纷出来，麇集河岸，瞠目凝视，甚为惊异。木船在河的下游行驶，靠张

^① 即本书作者。

帆或划桨前进，而在上游处，就只有靠一伙人拉纤行进了。大型木船的式样多数都很美观，船尾的装饰均极精致，并且都有一个锚索眼。我们也路过一些设在两岸的砖窑，所产的都是灰色土砖。灌溉方式虽极原始，但很巧妙。本地人采用几种不同的灌溉方式。一种是在地面竖一根垂直的木杆，杆上横缚一根竹竿，竹竿的一端短，另一端长；在较短的一端用软竹系一尖底吊桶，将吊桶吊下从河里取水，然后提起来将水倒入沟渠，流向田里去①。另一种方法是两个人站在彼此相距约十英尺的地方，紧握一根系有吊桶的绳索，一同悠动绳索，先将吊桶投入河中取水，然后继续悠动，将吊桶里的水倒入沟渠中②。第三种方法是踏转置于河中的水车，使水沿着与河岸成直角的沟渠流向田间。在河内航行的木船的帆都比在海上的要大一些；好几次，我看见两只舢板并排航行。当我们逼近天津时，人们可以从工厂和大型兵工厂看出文明的迹象。我们在上午九点到达天津，一路顺风，相当愉快，只是缺少睡眠。我们在河坝道③上岸，受到工部局乐队的欢迎。本来我们打算立即前往车站，跟海军陆战队一道开赴北京。但是，因为俄国人和法国人还没有到达，而这支国际队伍必须一道出发，所以我们就开赴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去休息。到了那儿，我们发现他们才比我们早到半小时，原来他们的船只曾陷入泥中约七小时之久。

现在我必须详细叙述在我们沿河道上行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二十七日，有消息说由比利时正在修建的铁路在长辛店遭到一伙义和团的袭击。在长辛店以及在长辛店以南更远处的

① 即桔槔。

② 即戽斗。

③ 指英租界海河岸。

外国工程师和侨民都紧闭大门，躲藏在屋里；而那些在长辛店以北的人就乘一辆机车逃往丰台，并且从丰台乘火车逃到天津。那些躲在屋里的外国人终于逃到北京。其后义和团继续前进，直奔离北京仅六英里的丰台。到了那儿，立即纵火焚烧，并且洗劫作坊和工厂。于是北京的外国公使们决定要调遣卫队来京。但是遭到总理衙门拒绝。公使们于是亲赴总理衙门，并且宣称：如果给以便利，卫队的人数可以少一些；如果拒绝，那末，不但人数要增加，而且，中国政府必将承担由此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总理衙门回复说，由于庆亲王正在颐和园，所以在明天下午以前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鉴于颐和园不过是骑马一小时就可到达的地方，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总理衙门的无法即时联系、迅速决定的意见，并且再度提出警告：如果当天晚上天津总督没有接到许可卫队于明日到达北京的命令的话，中国政府就必须承担一切可能产生的后果。五月三十一日，总理衙门同意卫队来京，规定每个使馆的卫队不得超过三十人。有了这个同意，我们决定把整装待发的卫队都调集入京。

当俄国人乘船行进大沽炮台时，中国人正向视察炮台的官员鸣放礼炮，俄国人以为这是向他们开火，于是就掉转船头逃跑了，所以耽误了一些时候。在这一天下午，俄国人与法国人终于到达了。由于奉令派遣与其他国家同等数目的卫队，所以我们派了一百名海军陆战队到车站去。我带领一些人押送行李。因为道路太坏，行李车又装载过重，要使车辆前进真是不容易的事。当我们到达浮桥时，行李车的重量使浮桥深深沉入水中，要过去真是不容易，我们简直是摇摇晃晃地过了河。我们总算平安地到达车站，并且把行李搬上一节敞篷车厢里。这时，美国分队已经上车了。不一会儿，日本人到了。其后是我们的一